

探访中国儿童文学重镇浙江师范大学 今天谁在给孩子写信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盛灿灿



如木南湖之于北京大学,荷塘对于清华园建,建于1954年的苏式建筑红楼,是浙江师范大学标志性建筑,因为成为儿童文化研究院和国际儿童文学馆所在地而闻名。 吴雄伟 供图

六一节刚刚过去,你给孩子的礼物是书吗?它们是国内原创的,还是引进翻译的作品呢?

在中国,一方面,儿童文学很“热”:全国每年的童书总出版量已是世界第一;少儿图书码洋占市场总额高达约四分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有些“冷”:教育部正式发布的学科目录里,儿童文学还没有位置,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里仍属冷门。

正如当年中国“入世”带动了金融专业“热”;互联网时代,计算机类专业迅速火爆……某种程度上,大学中的学科建设是跟着行业发展走的。

那么,“冷热”交错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什么,又面临着什么?

全国自主设置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高校不算多。浙江师范大学因其儿童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卓越、专家济济,被公认为“儿童文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记者日前走进这个被誉为儿童文学从业者的“朝圣地”的校园,在与师生的交流中,我们不仅感到“重镇”之重,也感到“重任”之重。

高地的崛起

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每一个大学都有一个灵魂人物。

在距离浙江师范大学不远的员工家属楼,一位老人扶着助步器,缓缓从书房挪到客厅。他是坐在硬木板凳上接受采访的。家人解释:沙发太软,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老人已经98岁,因为身体抱恙,约见的时一调再调。见来访者脸上挂着叨扰的歉意,他憨笑宽慰:“我搞了一辈子儿童文学,没有办法拒绝你们呀!”

老人就是蒋风,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儿童文学学科开创者、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

丝毫不夸张地说,蒋风的一生,就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年谱。而他工作了几乎一辈子的浙江师范大学,就是原点。

晚于西方约300年,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78年,首届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投身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蒋风受邀参加。大会鼓励师范院校尽可能恢复儿童文学专业教学。

次年,浙江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只有1个导师,就是蒋风,专业是儿童文学。

就这样,全校“唯一”的蒋风,创造了多个全国的“第一”:建立高校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招收新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编写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史和第一部专业儿童文学工具书,成为第一个国际格林奖获得者……

从1979年到他1994年离休,蒋风本人总共招收了11届硕士研究生。总数不多,只有20余人,“成才率”却很高,如: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吴其南、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王泉根、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家汤锐和方卫平、儿童文学作家汤

素兰……1988年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交流奖评比,6名获奖者中有4名是他的学生。

离休后的蒋风发挥余热,开设“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讲习班,不限学历,免费招生。经过20余年耕耘,讲习班总共招收了700多名学生,涌现出了汤汤、张玲芳、方先义、翟攀峰、巩春林、陈巧丽、孙慧玲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如今,讲习班仍在,年迈的蒋风仍在授课。

在蒋风的带领下,坐落在金华“村”里的浙江师范大学,一步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地,为儿童文学产业链培育了一批从业者。

“局部的繁荣”

今天,儿童文学专业已是浙江师范大学王牌专业。“我们每年招收七八名研究生,录取比例约10:1,就业率100%。”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翔宇介绍。

此外,根据蒋风计算,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儿童文学理论的人最多不过十来人,创作队伍也算不上庞大,而现在单在作家协会中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就有3000多人。

在图书市场上,相较于早年儿童文学的种种“捉襟见肘”,21世纪以来的中国少儿出版出现了连续10年两位数的增速,并至今维持高市场收益。

不过,这似乎只是“局部的繁荣”“一边热的繁荣”。

学者谭旭东在《儿童文学研究的情形、问题域及学科期待》中写道:“虽然近几年,对儿童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它与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相比,依然是非常偏冷的。甚至与简牍学、音韵学、考据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和文献版本学相比,都要冷门很多。”

在与蒋风代表的老一代、吴翔宇代表的中生一代,以及今天的新一代的交流中,他们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谭旭东的说法。

出于兴趣,蒋风是主动投身儿童文学的。“但是几十年前,我在大学中文系工作时,儿童文学是没有人愿意教和学的‘小儿科’,最受欢迎的是古



2021年1月1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师生在课堂进行作品研讨会。 浙江师范大学 提供

典文学、古汉语文学、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讲师评职称、加工资都比别人要晚一年,学生选学它也大多觉得它门槛低、容易学。”

十几年前,吴翔宇则因为学科拥挤而“半路出家”。他原本学习的是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鲁迅。“2011年,为了投报省里组织的‘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项目,考虑现当代文学领域竞争太过激烈,为了提高中选率,我和其他几位老师组团以‘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对话’主题切入,来申报课题,并成功入选。”

吴翔宇坦言,虽然周作人、茅盾、冰心等现代知名作家都有涉足儿童文学,乃至鲁迅本人也翻译过不少儿童文学,但早前,他的确对儿童文学抱有“既不深刻也不深奥,是简化的‘成人文学’,没什么研究空间和必要”的刻板印象。

几年前入学的研二学生熊威,已经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但是他在中学时期已经不看儿童文学,卡夫卡、波拉尼才是偶像。为了实现自我突破、创新写作,他才进入了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身边很多同学是因为好奇才进入专业,谈不上立志和热爱。”

在就读“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讲习班,爱上儿童文学时,作家汤汤是

小学老师。因为一度感到读这个班耽误教学,她差点就弃学了。

从“没人愿意教和学”到“学术的一片蓝海”,再到“好奇和了解”,都反映出社会对儿童文学的普遍误解,还未发生根本的扭转。

但,时代已经等不及了。

时代的催促

当下,儿童文学正在面临更高、更新、更复杂的要求。

例如,许多人已经把阅读视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文学性等因素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学界一直在争议,但不可否认,孩子们阅读的内容的确会对他们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博士生罗兰,之前是福建的小学语文老师,2021年从学校辞职后全职读博。她解释:“从一线的教学经验中感受到了知识匮乏”。

她曾在课堂和孩子们分享课外读物——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吹小号的企鹅》,却没有想到孩子最喜欢的内容会是关于英雄天鹅的爱情描写。

故事推荐错了吗?该怎么和孩子解释爱情?她满头问号。

书评



《驯龙士》书封。(浙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原本平凡的人一路披荆斩棘成长为人人敬仰的英雄,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很熟悉?不管是在我国家喻户晓的《战狼》《花木兰》,还是风靡世界的《超人》《蝙蝠侠》,英雄的故事就算你看了100遍,还是愿意再看101遍。

最近一次再证这个感受的是我的同事和她的女儿。她们在一起共读儿

人人都需要一场英雄梦

戴秋诗

童故事《驯龙士》。

故事描绘了一个令孩子着迷的世界:有龙,有魔法,还有巫师。一群被龙石选中的孩子来到罗兰王国的城堡接受训练,与神通各异的龙并肩作战。他们在克服一个个困难的过程中变得真诚、善良、宽容、有责任感,最后也真正成长为力量强大的驯龙士。

这个故事不算复杂,但她和女儿都看得热泪盈眶。就在不久前,《驯龙士》直播首发当天创造了单场销售16000册的亮眼成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它讲好了一个让人们百听不厌的英雄故事:平凡的人也有成为超级英雄的一天。这是所有孩子都愿意相信的故事,所有看过《驯龙士》的孩子都期盼着可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龙,相信自己也能成为超厉害的驯龙士。

《驯龙士》里有一段荐书语我很喜欢:“如果只能给孩子讲一个故事,那么,给他讲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拒绝英雄的魅力,孩子在成为英雄这件事上,有着难以想象的执着。

地铁上曾经无心听到过一段父子对话——爸爸指着儿子手里新买的玩具手枪,征询道:“这次让爸爸当警察,你当小偷,换一下,好不好?”

谁知道话音刚落,小家伙立刻推开爸爸的手:“不,我才是超级英雄,只有我可以当警察。”最终,孩子一路上把自己喜欢的超级英雄扮演了个遍,而爸爸呢,毫无商量地继续扮演坏人。但英雄梦又不仅是模仿扮演、听过瘾这么简单。有时候,它对人生会有意想不到的深远意义。

航天英雄杨利伟在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时,特别提到过自己小时候的英雄情结。

童年时的他很喜欢《水浒传》《岳飞传》《铁道游击队》这类惩奸除恶、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尤其是《铁道游击队》。“我看了很多次,那里面的大队长刘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英雄人物。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跟伙伴们站在铁轨边,看着火车从眼前缓缓驶过,我心里想,要是有一天自己也能驾驭这个庞然大物,一路呼啸,奔向远方,那该有多么了不起!”

这个梦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占据着他的心,直到有一天,学校安排他去机场看了一场飞行表演。当看到银色飞机冲上天幕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的心由此转向更为宽广的蓝天。

虽然梦想从火车司机变成了飞行员,但促使他向前的那股少年英雄气始终未剪分毫。他最终不负儿时梦想,成了孩子们心中的了不起的英雄。

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凡。曾经,谈起英雄,最先想到的总是那些无所不能的高大形象,可事实上,英雄千面,不是只有一种可能。

还记得在小学生群体里爆红的《孤勇者》吗?这首围绕英雄成长主题而作的歌曲已经是校园必备的“接头暗号”。有意思的是,在一场“谁是你心中的孤勇者”的答案征集,孩子们给出了令人惊喜的想法。

“听完这首歌,联系歌词内容,我想到了外卖小哥,无论在风里雨里,都能把热乎的饭菜送到我们手里;“究竟是谁这么拼,这么爱家?我会很自豪地回答你:我的妈妈。她曾经忙得生过病,

“教学中,你会发现孩子们阅读的不可能只有课本内容,教师有引导孩子阅读的责任。”罗兰说。尤其在2022年,鼓励学生进行广泛课外阅读的“整本书阅读”被写进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罗兰更加确信学习相关知识的紧迫性。

近年还出现了一种“现象级”趋势,一众成人文学作家纷纷踏入儿童文学领域。赵丽宏的《渔童》、张炜的《半岛哈里哈气》、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珂德》,马原的《湾桥花原》,阿来的《三只虫草》……例子不胜枚举。

但它们的市场反馈远远不及作家的“本职工作”。评论家认为,作家并没有“蹲下来讲故事”,算不上真正在给孩子写信。

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2013年,刘慈欣的《三体3:死神永生》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显然,以硬科幻、哲学性著称的《三体》系列的定位并非儿童读物。

这些“错位”指向一个问题:对于一部作品,孩子和成人的理解似乎是不一样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谈及幼儿文学创作时就曾提出:“大人的感觉”和“孩子的感觉”能不能合二为一,是对幼儿文学作家提出的最大考验,同时也是对幼儿教育、幼儿心理学研究、实践的考验——因为绘本面对的读者不要说判断力,甚至都不会说话,无法对图书质量进行有效反馈。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纵然“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吴翔宇也不得不指出一个现实:各种榜单、奖项、书单的评委都是成人,编审、写书评的也是成人,儿童文学评判缺乏儿童视角。

2019年,浙江师范大学再一次走在前列,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将“儿童文学”设为交叉学科的高校。不过,限于师资,儿童文学只与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3个学科进行交叉。而在国内,儿童文学的学科交叉性已经是普遍认知,横跨脑科学、心理学、哲学、出版等领域。

“就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已经不能满足现状,未来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吴翔宇说。

回过头来看,从1922年叶圣陶写的《稻草人》这部中国童话的开山之作算起,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跨过百年的门槛。

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五代作家的创作阵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

就像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在获奖后所说:“获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学。”

然而,我们更要正视,我国整体儿童文学学科地位仍相对边缘,研究人员数量较少,学术气氛有待进一步活跃,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课题需要马上跟进的种种事实。

蒋风在最新修订出版的《蒋风传》中给我们写下一句期盼:“儿童文学是未来的事业,需要更多人的关注。”

百年,只是一个开始。

书讯

《大汇合与大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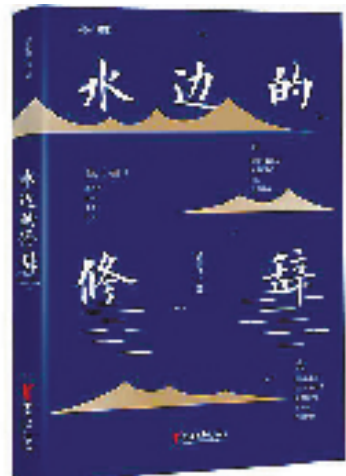
郑永年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聚焦于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的关系,探究大变局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中国的继续现代化构成的重大挑战,尤其探讨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为读者认清世界变局、把握中国未来提供了精深洞见与前瞻思考。

《水边的修辞》

陆春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长篇散文作品,作者以富春江为核心视角,结合自身经历和今日家乡人、家乡貌,通过你、我、他(她)三卷的全面挖掘,呈现了两千多年来大江丰厚的历史人文,提炼了富春江的文化特质。

《改变世界的信》

[英]科林·索尔特 著
[美]程应铸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写信人有总统、科学家、艺术家、战士、刺客;内容是私人信、检举信、绝笔信、狱中书简……本书精选上百年封意义深远的世界信件,它们串联起一系列或明或暗的重大历史时刻,带领读者从薄薄信箋间窥见历史之潮的端倪和转折处。

《极北之地》

[瑞士]埃里克·厄斯利 著
夏昱华 许梓钰 译
译林出版社



这是一部有奇迹也有苦难、有英雄也有恶棍的冰雪与荒原的史诗,讲述了征服与侵略的历史。作者多次前往西伯利亚,只为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在16至20世纪末几百年的时间里,西伯利亚如何从无人问津的举重若轻。